

48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三十

古文一 共十七篇

味餘書室記

予居禁中有室五楹不雕不繪公餘繹書所  
習書史游藝於詩文或臨法帖一幅怡然自  
得其趣也欲題其楣端請於石君先生先生  
曰勤學者有餘怠者不足有餘可味也名之  
曰味餘書室承先生嘉惠之意而為之記曰  
夫餘之義亦大矣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聞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五

禹惜寸陰晉陶侃言衆人當惜分陰為學者  
可不勉哉味之者體玩其餘中之趣而自得  
之也三餘之義起於董遇其言夜者日之餘  
冬者歲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以此勸學非好  
者鮮知其味也蘇子瞻詩云此生有味在三  
餘其意深矣卿大夫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  
士則習復計過庶人以下明動晦休皆勉其  
餘不敢怠惰也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惟其若不足是以有



餘也子質魯恒以不學為戒故三冬甲夜孜孜於退食之時游情於聖賢之籍是子之策其餘力也若云知味則未之逮是為記

本立而道生論

萬事萬物莫不有本本猶根也天下國家共由乎道道猶路也本不固而道不生猶根不深而葉不茂矣故萬物本乎天發生長養乾元資始坤元資生順其太極太和之運而流行於宇宙之間者由本立而自然條暢咸宜

也人道本乎性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培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也天道本於乾元人道本於孝弟其理一也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有其本則末不求而自致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不立本則為學者近於虛名而不務實學為治者騫於事功而不敦倫紀本實先撥枝葉焉能無

害哉故五嶽莫不本於崑崙四瀆莫不本於天稷同一軌也夫仁性為達道之本而孝弟又為行仁之本如唐堯明俊德而親九族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舉之矣虞舜得親順親其至誠發乎父母兄弟推而廣之以之治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本於孝弟者也故曰孝弟者人之本也本固而天下之道自生也

民生在勤論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五 文

三

左傳欒武子述楚箴之辭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咸知勤之為要則庶政修而萬事理矣誠能日新其業而職思其居豈有叢脞曠游之患哉今夫天道流行乾健不息是以四時代運二氣遞禳風雲雨露與日月列星盪摩於宇宙之間者天道之行健也人君法天勅命日理萬幾是以宵衣旰食制治保邦耳目心思與德禮政刑周匝於四海之遠者君道之不息也夫天道之行

健人君之不息若合符節莫能外於勤之一  
言所謂要道也推而逮於卿士之列閭閻之  
間莫不從化勤其所職是以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胼胝手足農桑富庶上下交勤百度之  
所以不廢弛也昔敬姜之言曰夫民勞則思  
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  
生又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與此互相發明貴賤之等內外之  
分雖有不同而朝夕兢惕各勉於勤自能臻  
善而寡過也人曰習勤勞則日近於善矣日  
習惰弛則日近於惡矣如其不勤則為學者  
安於下流而不能上達為治者惰於事功而  
庶政怠荒欲求家國治天下平其可得乎故  
勤者夫人之所當勉者也若農夫不勤則無  
食桑婦不勤則無衣士大夫不勤則無以保  
家公卿不勤則無以佐治其害曷勝言哉書  
曰惟日孜孜可不戒與可不勉與

君子以虛受人論

聖人心通於萬物而慮周乎萬事者至虛至靈所由響應於無窮也故虛中者无我也心必虛方能受人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禹拜昌言仲虺稱好問則裕皆虛受之義也夫山上有澤以虛而通澤性潤下而土性受潤如君子之心虛靜而萬理咸歸故觀其事機之未來也不偏不倚及乎感而遂通也察其心之所安而盡其容受之量心虛而容物心靈則體物漸潤通徹由至虛臻乎至靈之境其理自然相感也山上有澤咸之象也虛則能受止而含容咸之理也君子虛明洞達中无私主則無感不通若心不虛靈則不能相感不能相感者雖善言善行日陳於前何以能受哉夫水者行乎天地之中包乎天地之外以瓶取之盈瓶以壘取之盈壘無不滿其量而惟海為之王者以其善下而能受也天下之善猶水之多也君子之心猶海之涵也程子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人之一心虛則靈

偏則惑有欲則蔽天行健運乎太空萬物咸  
燾天何容心哉虛之至也君子亦當法天於  
無心而體道於無我養之以靜則中也守之  
以敬則正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  
同歸一致而百慮去其朋從之私則能辨是  
非而受萬善矣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  
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君子  
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所謂以虛受人也

讓禮之主論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五 文

六

安上下定民志莫不由禮禮者本乎天殺乎  
地經緯乎民行者也然禮之主在於讓孔子  
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之上公卿大  
夫苟能相與循禮恭讓則其化下行而民不  
爭民不爭則庶政修而獄訟自息矣讓者禮  
之本義也反而求之於一心引而伸之於庶  
政莫不有德讓之實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上  
好仁義則下遵其化咸孝弟睦婣上矜智力  
則下滌其俗咸盜竊姦宄雖嚴刑峻法豈可

得而治哉崇尚禮讓則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明王之  
不嚴而成化者以此故禮主於讓人君之大  
柄也昔帝堯允恭克讓以致時雍舜之作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舜讓其美於股肱皋陶讓其善  
於元首禹不矜不伐而九官十二牧交相讓  
也周文開基於西郊衆賢景從罔不肅和崇  
推讓之風以銷爭田之訟開八百年之基業

者本乎讓也戰國嬴秦上驕下諂妒賢嫉能  
重功利而輕廉恥風俗日偷由於不讓也故  
讓者關乎治亂其義廣矣大矣若君子能以  
禮讓為先則一心致其中和一身安其律度  
一家敦其愛敬百僚和於內而萬國驩於外  
四方荒服遐邇同臻天瑞昭明嘉祥駢疊禮  
樂興而刑罰措讓之致也若不讓則庶政紛  
爭刑獄交錯雖有明主不可得而治也故君  
子曰讓禮之主也左氏發明其義於士句之

讓中軍而樂賢雖汰弗違也以禮為治者可  
不務諸

行無越思論

作聖作狂由一念而分從善從惡以積思而  
判故心專於事理而熟思審察於吾之分內  
則德業自臻於上達矣夫虛其中心觀事物  
之未來也必先審其機括究其始終思其義  
理之所當盡與職分之所當為而不可越吾  
之疆畔也由是而行之則慮善以動動惟厥

時矣是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富  
貴貧賤常變上下皆無願外之思故無越界  
之行而何有於為政乎此鄭子產告子太叔  
以為政之道所謂行無越思者也無越思者  
思吾分內之事思而後行方無闕失論語有  
九思思理也唐魏徵有十思思政也心之精  
神無所不通而思之專一不出其位無妄思  
者自無妄行此為政之樞機為學之切要也  
農夫勤於耒耜必有疆場之限不可舍其田

而芸人之田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  
居小民尚不可越思則為政為學者當體此  
意也為政者思不出位則百僚各勤其所職  
既無陵援自無廢弛家國天下可致太平矣  
為學者切問近思深造而自得之則理道自  
然融洽無躡等而進無中道而畫淵源流通  
成章而達矣思不可數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君子之所深戒也亦不  
可不思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是知思之為要

廣矣大矣精矣微矣而其中有執中之道存  
焉執中之道因其時因其位擇善而思之固  
執而行之庶幾乎思誠矣三思則亂不思則  
罔所謂過猶不及也若思其所當行行其所  
當思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理明而政達矣是  
非之心不淆於私欲善惡之跡不惑於返觀  
因其性之所明而通之行其心之所安而勉  
之鄭小國也尚能思其始以成其終治天下  
國家者可不益加勤惕哉

禮與其奢也寧儉論

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莫不由禮鉅細畢該質文悉備經緯損益盡美盡善者禮也故奢則不孫儉則固乃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者何哉原夫制禮之始有樸素之質而後有周旋之文不務浮華專事節儉此太古之風也聖人因天秩天敘之本而盡人官物曲之宜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後世踵事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競奢靡之習忘節儉之風而禮之本意失矣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豈不華美哉雖以文為貴而不忘疏布之尚也要之甘受和白受采大圭不琢太羹不和以素為貴忠信之人乃可以學禮也故禮者崇節儉抑浮華謹之朝廷好尚之微而防之四民觀感之速昔三代盛時人君崇儉去奢樂節禮樂故閭閻寧謐海宇乂安夏則克儉於家殷則慎乃儉德周則先知稼穡之艱難持盈保泰不敢不謹也

及至周末文勝魯舞八佾齊備三歸上有好  
而下必甚入奢易而返儉難聖人憂之故曰  
國奢則示之以儉儉美德也其流至於戰國  
嬴秦而民力盡矣其覆轍可鑒也漢興孝文  
孝景循古節儉宮人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  
惜露臺之費躬緜阜之風雖有七國之爭重  
以武帝之耗極以新莽之亂而絕而復興者  
由於民心和洽久道化成元氣之培非一日  
也自是以降愛物力者未有不興肆侈心者  
未有不壞天地萬物之數盈虛消息之理不  
可易也故與其敬不足而文有餘流而為奢  
寧使文不足而敬有餘不失為儉然則如之  
何而後得其中必如禹之菲飲食而致孝於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卑宮室而盡力  
於溝洫者此允執其中無間然者也次之則  
以約失之者鮮矣孔子救禮之失而為反本  
之論以是推而求之可識輕重之要矣聖人  
立言昭垂萬世豈徒為補偏救弊之方蓋探

本原始而以為移風易俗撥亂反正之道莫善於儉也為學為治者豈可以是为常談而忽之哉

### 讀荆軻傳

余讀太史公荆卿傳慨然三嘆曰嗟乎戰國縱橫秦為最諸侯受其荼毒連兵西向至函谷而却走莫敢正視而燕太子丹國小力弱勢不獨存而欲報其宿怨洩天下之忿其立志可悲也然而不自量力欲以赤手生搏虎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五 文

十二

蛟卒之身死國喪宗社邱墟計亦拙矣使太子丹聽鞠武之言卧薪嘗膽效越句踐燕昭王之事以合縱於諸侯或能大有所為讐可報而國再振矣而田光智深勇沈太子丹執弟子禮以師事之光感其義薦荆卿焉光以太子疑已而殺身以滅其口此匹夫之勇非豪傑之行也以金珠采玉寶馬之肝美人之手投其所好以重結而深信之固其志堅其心荆卿雖欲辭之是負其義也以樊將軍之

頭督亢之地圖重利以要之亦奇策也奈荆  
卿之技不足恃而秦王之驚悍可畏天方醉  
秦將奈何哉易水之歌足以見其必死之志  
矣卒之事不濟而秦益兵以圍燕逐之海濱  
卒斬丹之頭以謝而燕隨而亡矣嗚呼荆卿  
受太子之重託不自量力自揣不能則當固  
却之何為激於一言以人國為兒戲挾匹夫  
之諒而逞於一擊之間欲報見陵之愧徒以  
身殉之而名公之基業因是以亡太子丹田  
光樊將軍因是以死荆軻雖死不足謝其萬  
一也其視曹沫藺相如不可同年而語矣宜  
乎為魯句踐之所笑也

君子以懲忿窒欲論

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情也而其動而難制  
者莫如忿與欲心能和平則忿可消止於禮  
義則欲可寡德之所以修害之所以遠未有  
切於是者也聖人因陰陽損益之理而演其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斯義大

矣哉夫損益之卦乾坤上下互交易者也  
損內卦乾之三以益外卦坤之上則為損猶  
國取民以奉君身耗本而助末損之道也損  
外卦乾之下以益內卦坤之初則為益猶君  
施惠以逮下人降氣以滋根益之道也損其  
下而益其上譬諸址基不深固而高樓傑閣  
巍乎立於其上者有不傾頽乎故聖人深察  
損之象以為治國修身之道其害在於忿與  
欲也為人上者不忍一朝之忿則有言逆於

汝心安能必求諸道小人怨汝詈汝安能皇  
自敬德不敢含怒如漢景帝以博而殺吳王  
之子卒釀七國之變忿之害也以唐太宗之  
納諫而尚曰恨不殺此田舍翁忿之難制也  
苟不勝一念之欲則安能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若成湯安能菲食惡衣克勤克儉若大禹  
至於齊宣王求大欲而不反其本漢武帝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皆由欲動而不知止也治  
亂所關其可忽乎即如人之一身以一朝之

忿心不和平則必至於傷其氣體乖於倫類  
故君子當致其中和而力懲之以一心之欲  
念忽萌流而忘返則必至於精神耗竭德行  
虧敗故君子當思其禮義而力窒之此二念  
者皆當悔艾於已然之過防過於未萌之時  
損其所當損而力止勇退也大則家國天下  
近則身心性命人可不加深察而體兌說艮  
止之用哉夫懲者息其既往之忿心即坤順  
之德也窒者閉其將來之欲念即乾健之德  
也由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損變而為益盡  
美盡善通乎上下之道也聖人慮人不能以  
禮義懲窒其忿欲之心而冥然無所覺察受  
其損而不自知故因損益之理切於修己治  
人之道發明之程子教人於怒時觀理之是  
非是懲忿之方也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視  
聽言動是窒欲之目也能如是以之修己則  
德崇以之治人則業廣損先難而後易由勉  
幾安豈徒一身一家之益哉

參和為仁論

博愛之謂仁尚矣然仁之為道博而該廣大精微其量如天海之大冠於四德之首非止於博愛為能盡仁之量也聖人應天受命調御萬方作之君作之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國以治天下以平流澤子孫其根本深厚於仁而無少駁雜然而變化不窮各具其理因時制宜也晉韓無忌有讓賢克己之風稱其弟起之好仁而申明小雅正直之旨曰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其義深遠矣夫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豈一手一足之力人人而濟之哉君不獨治求賢臣以佐之輔弼贊襄而總括其是非之大柄也故察其賢不肖分別升黜任之百官如皋陶稷契之功務使民安堵富庶如保赤子寒則為之衣飢則為之食輕其賦稅去其邪暴此恤民之方歸功於天子天子班其爵祿而勸美之民風熙皞天下太平矣苟

能如是可謂樹大德而建大業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也而宰相承天子之命經緯六職甄別百官其賢者力進之不肖者力黜之秉正從公以事君持心不阿以待下如此則民隱上達然必先正己之人心而道心自見乃能正人之偏黨而直道大行如傅說周公皆以正直之道用之推己及人莫不體正也此大臣之仁不愧乎靖共者也為學者游聖人之門必當務性命之學克己復禮強恕而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豈徒為仕而已哉是以有天爵人爵之分直養無害中正無私以之佐人君治百姓必能力黜奸邪推獎善類上下咸受其益而不致枉尋而直尺也夫欲人從正必先正己之曲人皆勸勉自各正其曲也如禹征三苗三旬逆命歸而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此自正其心而頑梗不服者皆正其曲而向化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

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之謂也是故  
有恤民之心而不能正已則如梁惠王之移  
粟齊宣王之愛牛蔽於私欲民不受其惠矣  
有恤民之心而不能正人則見賢而不能先  
舉見不善而不能遠退邪正雜進而民反受  
其害矣故恤民者大德也正直者中正也正  
曲者直道也德正直有一不備不可為仁故  
曰參和為仁宣子未必能備之也而穆子之  
言則得其理矣余故曰仁者其義旨萬端非  
徒主於博愛為能盡仁之量也

好問則裕論

人非生知之質必學古有獲虛心好問而體  
察其言辨是非之所在不疑於理而不眩於  
事則德業日充矣夫學問無窮而見聞有限  
人之善言善行取之皆身心之益也故必延  
師友親正人聞正言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  
大也仲虺勉湯以好問則裕反復丁寧成湯

聖人也猶以好問勉之自用戒之況其次以下乎夫志自滿者非無聰明才智之資英敏過人之力而果於自信恥於從人即使本明能照而知亦狹而不廣矣行事無舛而量亦執而不宏矣又況照有所遺行有或過差之豪釐謬以千里其不至於傾覆者幾希故自天子以至庶民未有舍師而能成名徒學而不好問者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疇咨岳牧好問而好察邇言智之所以大也禹

拜昌言皋益謨弼文王詢於八虞諮於二虢武王訪於箕子成王問於尹佚孔子問於老聃萇宏前乎成湯則有堯舜禹後乎成湯則有文武成王孔子豈有自恃其已知已能而不孜孜好問者哉學與問相為表裏學而不問則蓄疑於心如弗學也故學者聖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不必擇人而後問也求其是而已矣為人臣者諏詢度謀必咨於周然後利病瞭然集

思廣益大臣之忠也好學之士博覽古今虛  
心訪業不為一家之言必折衆說之中大儒  
之學也故學之大端在於問鉅細不遺萬善  
畢該日進於高明廣大豈不裕乎以一己之  
善自矜其能剛愎自用豈不小乎仲虺之論  
知學之要其方在於致知格物而一本於誠  
意毋自欺聖賢之學徹上徹下豈有易此者  
歟

學然後知不足論

味齋書室集定本

卷三十五

文

五

萬物皆備於吾性然必待學而後成大學之  
道通乎上下故自童蒙至於少壯親師取友  
敬業樂羣由下學而期上達由名物而致精  
微所以進不足者而求其足也天下之善無  
窮而得少自足學者之通病也人心之知無  
量而精益求精善學者之真益也是故學然  
後知不足學記之言可不深思乎夫志自滿  
者雖學而無成而不學者得一而遺十未游  
深山安知園林之不足以盡葱鬱乎未觀滄

海安知川澮之不足以誇蘊藏乎不學則易  
自足自足則中道而畫愚者之所以終於愚  
也人性本明物理至蹟致知格物學者之始  
事也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詩  
書六藝之文不學不知其難博也是非疑似  
之辨不學不知其難精也學明體而達用誠  
意正心以修其身篤近舉遠以新其民學之  
終事也克伐怨欲自以為不行矣不學不知  
其不可為仁也仁心仁聞自以為善治矣不  
學不知其不可為政也是以王者立太學家  
有塾黨有庠天下相勉以善惟曰孜孜於治  
已治人之道庶無闕失矣人戒自欺人戒自  
是切磋琢磨然後知闕失矣自滿而不學是  
自欺也一暴十寒由自足也精誠以求之而  
後知吾之不足其必資於學乎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猶好問好察以益其智故君子不臨  
深以為高不加少以為多誠知學之要也日  
進於高明而後知吾之卑陋日進於廣大而

後知吾之狹小夫豈肯安於不足哉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為學之所以日益也

善則和親論

治國莫先齊家齊家在於誠身而已身者家之則也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以其近而難治易涉於私苟能使一家和順父子兄弟夫婦咸得其宜斯敦其本而未自治矣齊家者治國之本也誠身者齊家之本也本

必端則必善明德新民胥在乎是先儒周子以為善則和親而已矣不亦得其要乎夫齊家之道言之易而行之難蓋心不正則身不修性情不得其平讒邪易入於耳而親不和矣心既正則身必修喜怒哀皆中其節厚薄各盡其倫而親無不和矣身修而則善則善而家和家人而措之國與天下裕如也是國天下觀於家家觀於身而已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其三章曰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言鳩鴆飼其七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用心均平君子之為父子兄弟足法亦如是也夫人之好惡發乎中而行乎外一有所偏則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或溺愛而不明或貪得而無厭狃於牀第之私牽於骨肉之暱私欲既萌於一心而恩威之發乎外豈能以正自持哉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粉飾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言之必當其則也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必有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矣行必有恒威如之吉反身之謂矣言行出於身而心又身之主也不善之念一動而不能克復求其言之可法也難矣存天理遏人欲復其不善之動其則自善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意誠而心誠心誠而身誠自親而疎由近而遠其感應交孚有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乎

虞舜誠身而允若於親刑于二女五典之所  
以克從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所以成肅雖之德而興二南之化也聖  
人作君作師未有家不齊而能國治本不端  
而能善則者一家藹然親族和睦自公卿大  
夫至於庶民不可不勉也不明乎善則不能  
誠其身故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君子觀於  
古今治亂之原察乎人情醇澆之故何以和  
其親何以善其則學問講求之功豈可忽乎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論

人性本善萬物皆備於我不待外求也然氣  
稟掩其明物欲梏其性則失其所固有故志  
於善者必積而生之以漸而復日就月將孜  
孜不倦用力於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以培  
養其本來也元為善之長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而不息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  
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漢儒董仲舒申寔  
明寔昌之道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

不知也顏師古注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夫善無躡等而進無中道而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由一念一事之善擴而充之則德積於身矣亦如人身自孩提至於成人血氣流行膚革充盈日引月長不自知其益也詩曰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此之謂也言行積於身心發乎治理非義襲而取之蓋集義所生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由身而家其理一也積土成山積水成川卑而至於高明必有其基微而至於深廣必有其本隆隆日上源源不竭豈一朝而成九仞一日而達四海乎必由漸以致之不可廢弛不可浮躁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也董子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堯舜聖人也秉生知之質聰明睿哲尚詢諮於衆樂取於人德業日進於欽明功烈日臻乎巍煥兢兢業業不自滿假故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況三代以

下乎善積於身若不自信苟有其善則喪厥善矣矜其能則喪厥功矣是故君子必謹小慎微置身於無過之地德業日修不自限量擇善而從之知不善而改之如是則於身心有益而又不可自足也滿而盈虛則容物聖賢皆力勉深戒之不能積善則日銷月鏹枯之反覆其所存者幾希矣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能體是言集思廣益求其嘉言善行之可法者日增月長而不自知賢者之所宜勉也人豈可虛慕為善之名而無求益之實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天地以生物為心陽剛陰柔迭消迭息靜極而動動復歸於至靜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乾元之德渾然無一息之間而純坤之後疑於無陽不知一陽已潛伏於下乃生物之心也在人則為仁元者善長謹於獨知應乎萬事天人之道一以貫之也夫寔微寔滅陰

積日久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或息而一陽來復乾健之機日長萬物莫不資始焉生生不息天之德也消長相因天之運也陽剛發機於下自隱而現由漸而盛順其太極之理太和之氣四時代燿而星紀為首陰柔沍結而淵雷雉雒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復之象一陽而承五陰生物之機源源不竭陽氣在內充貫流行在人則為道心道心者陽也人心者陰也嗜慾惑於心而不能克已復禮人心雜於道心日流於下而不自知矣人性本善由物欲以蒙之然其性靈不泯日至月至一念之善豁然明暢則如天之一陽來復人之夜氣不息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必至於精一之域道心人心善惡自剖善長而惡消矣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善於法天而復性者也天之道轉旋不息無心而化

醇萬物陰極而陽生聖人以為天地之心於此可見也剛反則亨天之至德萬物受其澤而不知故乾元資始坤元資生由微而至於高明廣大陽剛順動陰柔漸退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消息盈虛之理不期然而然扶陽抑陰之道聖人之所獨得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而成聖人不言而教行周之郊也日以至王者每歲冬至於地上之圜丘祀

天所以合天心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所以養微陽也君子體天地生物之心察二氣遞禋之道順而養之推而廣之乃合乎天行也復之一陽初動仁也始生之時茫昧不知固若靜矣然動之機日長而萬善莫不生焉此天心運行之初中和位育之始於是謹之所以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者豈不要哉

修辭立其誠論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德與功皆  
賴言以發明然立言必以誠實為本則根於  
心而顧於行君子之切要也夫言身之文也  
誠身之本也立身不外乎言行而言行不可  
以虛妄凡人難於行而易於言必忠信乎乎  
中事業應乎外謹而持之推而廣之萬事萬  
物之理不外乎誠不可粉飾浮華而無立言  
之實也乾之九三文言傳曰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九三以乾而之乎履兌為口舌有  
修辭之象焉其體乾也故有修辭立誠之義  
君子體乾之德法天之健發諸命令以為天  
下典謨傳諸簡編以為後世則法必本於誠  
實之理過虛妄之源是可謂大聖大賢之辭  
矣其次凡一話一言皆不可以虛為實以妄  
為誠也德業著於言行若不務誠實之旨專  
尚浮華則妄矣能以理之所當然與事之所  
當為發乎言而思忠應乎行而中度斯可謂

妄復矣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言行  
為立身之大而立身之本在於誠能心主於  
誠斯可為言行之本矣言立其誠斯可為制  
行之要矣主於心者忠信之謂也居於業者  
修辭之謂也无一念之不誠无一言之不實  
誠其意者毋自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進德  
修業不越乎是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也榮辱應乎心發乎言行必  
存理以過之篤誠以思之心之存乎中者純  
乎忠信而不妄辭之發乎外者中於事理而  
無虛君子閑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正也  
有九二之存誠則有九三之立誠有乾之進  
德修業則有坤之直內方外忠信篤於內義  
理溢於外如是則能富有而日新乾之九三  
所以備人道之全也

學于古訓乃有獲論

人君欲明治理必積於學問而後能成其功  
業欲明義旨必訪諸經傳而後有得於身心

治天下定國家咸由學博而得其要義精而  
執其端自用則亂師古則治三代賢聖之君  
未有不學而能緝熙光明傳令名於後世者  
也學必從於古訓體先聖先賢之善法謹於  
一身則領會貫通見於萬事則高明光大奚  
必求別派而失正源務旁門而忽聖道哉傳  
說起於版築之間受以鹽梅之託勉高宗以  
至道必學于古訓乃有獲可為切要矣五倫  
五常之道典謨危微之旨此先聖之心傳欲

令後人知其源委授以津梁為萬世開治安  
之大經而不可易者也旁搜博採固所不廢  
然必守之以正行之以公指歸於舊典諏訪  
於羣賢方無遺闕矣學必自得然後為功不  
能貫通終無益也發經書之微言與旨體聖  
賢之至道真源熟思而尋繹之持久不替則  
道積於身道即身身即道渾然無間矣若惑  
於危言雜諸衆說務末而失其本矜能而喪  
厥功日驚於虛文而不知自省欲明聖賢之

學難矣皇皇求仁義法古括不自滿假發於  
事業家國以治天下以平無刑名雜霸之歧  
有設誠致行之實建極綏猷舍是其何以哉  
六經之傳通乎性命惟能體察而明其旨擴  
充而達乎事彊勉就將孜孜不怠集思廣益  
亶亶無窮擇取其義積一身而有所得獨探  
其奧備萬善而盡精微詩曰古訓是式師古  
者可不崇正學而求治理乎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五

文

三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三十五

臣黃鉞恭校

